大地民謠巡演啟程 | 六位原創歌手踏上文化征程

新工人藝術團 2017-11-02

六位原創歌手踏上文化征程

訪談/呂途 攝影/廖璐璐

 （大地民謠全國巡演文化長征預告片 影片拍攝制作/王磊、鄒悅）

路亮：音樂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給我希望

照片說明： 路亮，80後，來自山東，曾經是煤礦的井下工人。新工人藝術團唯一會唱情歌的。（攝影/廖璐璐）

問：你創作的第一首歌曲是什麽？當時的靈感來自什麽？

答：那是2007年，創作了第一首我自己認為完整和滿意的歌曲《她》。我先後一共大概創作了15首歌曲。我2000年學的吉他，2003年開始試著寫點東西，當時不敢寫，感覺自己的東西不夠好。試著寫了很多，都覺得不夠成熟，有的只寫了一小段。寫歌詞的時候，感覺自己比較刻意，沒有真情實感，只是憑空想像，也許是積累太少吧。

當時我在煤礦井下工作，感覺特別壓抑、無奈和無力。那時候和我一塊上班的同事們都在為自己的婚姻大事頭疼，因為礦上男的多、女的少，自然女孩子就有更多的選擇，會找條件比較好的、工作單位體面的對象。我們在井下的一線工人在她們眼裏不是一個好的選擇，主要原因可能是：覺得我們的工作危險、沒有文化、素質低、只會幹活。我當時就想，我們的工作被認為不好，哪又怎麽樣？！這也是礦上最重要的是工作！沒有這些人的默默付出，我們的礦就不能正常運轉，井上所有的工作做得再好，也等於零。《她》這首歌就是基於當時的切膚之感，我先寫的詞，我想告訴她：我們也能給你幸福和好的生活，只要你願意和我一起努力。

問：你最喜歡你創作的那首歌曲？

答：我最喜歡的歌是《一路有你》。經歷這麽多年的工作和生活，我如今有了家庭。我從初生牛犢不怕虎到學著收斂，讓自己慢慢靜下來、沈澱下來，我的感受也越來越多、越來越清晰。《一路有你》仍是我最喜歡的，這首歌一直在給我力量，讓我認識自己、懂得感恩。這首歌的創作背景是從加入北京工友之家和新工人藝術團開始。國營煤礦日漸雕敝，年輕人一個一個離開了，因為每個人都要為了家庭和生活尋找出路。在那最艱難的時候，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孫恒大哥，認識了新工人藝術團。在接下來的接觸中我發現，原來我們都是一樣的，是一類人，有追求、有想法、有力量，渴望平等和團結，這些都是我想要的，我選擇走進了這個溫暖的大家庭，開始了我的第二次工作生活。於是我把我的感受寫成這首歌《一路有你》，我不孤單不寂寞，有大家的陪伴。

問：你對音樂的理解？

答：音樂可以填補我的空白，可以滋潤我的心靈。音樂是有靈性的，讓我在不知所措的時候重新看到希望。

問：你在舞台表演的時候是什麽樣的感受？

答：一旦上了舞台，我感覺那就不是你自己了，你是屬於這個舞台的，是屬於大家的，對於自己而言這也是一種享受吧。

問：說說對這次巡演的看法？

答：這次巡演應該是新工人藝術團一次更大的突破，一次這麽多年堅持下來的突破，一次團結一致的突破，是大家為了理想追求和創造未來生活的充滿希望的突破。

問：歌手往往經常演唱同一首歌曲，你會有重覆的感覺嗎？還是每次唱都有不同的感覺？

答：最初是有重覆的感覺，一遍一遍地唱，到底唱的什麽心裏沒有真正思考過，或者是敷衍了事罷了。可是，有的歌越唱越有感觸，畢竟是自己的感受和想法，是真實存在的，現實就擺在那裏，所以，每次演唱我會用心去唱、去訴說。

問：對關註和參與大地民謠全國巡演的各地朋友們最想說的一句話

答：我會用心去唱、去訴說，或許你和我有同樣的感受。

國良：大家一起做才能有更多的希望

照片介紹：姜國良，70後，遼寧人，曾經在各行各業中磨練，曾經巡演到過全國各個地方，最高的地方和最荒涼的地方。如果想聽國良暢所欲言，等到酒過三巡。（攝影/廖璐璐）

問：你的創作經歷了哪些階段？你對音樂的理解發生了什麽變化嗎？

答：2004年，創作了第一首歌曲《不再迷茫》，好像也不是基於什麽靈感。當時金花的一個同學寫了首詩歌，讓我幫忙譜曲，我試著寫了寫，後來覺得我寫出來的旋律不適合她的這首歌歌，然後就自己填寫了歌詞。

我創作了一些歌曲，錄制出來的差不多有十首左右。剛開始覺得寫歌這麽高大上的事都是天才幹的，離我很遠，自打自己試著寫了幾首歌之後覺得寫歌也沒什麽難的，只要有對某種事物的認同感和要表達的對象，作品自然而然就流露出來了，但是，學一些基本的音樂理論還是有必要的。

問：你如何形容你自己的性格和特點？

答：內向，喜歡安靜，不喜歡張揚，有時有些懦弱，有時覺得卑微但很少退縮。

問：給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觀眾？

答：有一年在地壇廟會演出，一個60歲左右的老爺子成了我的粉絲，中午我們去吃午飯時，他在後面跟著走了很遠…

問：你如何看待這次巡演？

答：還是挺期待的。十幾年以前，孫恒我們哥幾個就有一個夢想，將來要開著車到全國各地去為工友唱歌，這回願望實現了！希望能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參與進來，有些事是需要大家一起做才能有更多的希望。

問：歌手往往經常演唱同一首歌曲，你會有重覆的感覺嗎？還是每次唱都有不同的感覺？

答：每次唱同一首歌肯定會有重覆感，但我覺得還好，跟不同的觀眾也有關系，受眾群不同，演唱時的感覺就會不同。像我們這樣非專業的歌者能有一、兩首傳唱度較高的作品就很難得了，有些“藝術家”們一年演出100場，如果每次都換新歌豈不是一年要創作出100首歌曲，幾十年的”老藝術家”們恐怕得寫出幾千首歌曲。恰恰相反的是，大多“老藝術家”們用了一、兩首歌曲吃了大夥幾十年！

問：對關註和參與大地民謠全國巡演的各地朋友們最想說的一句話

答：這次巡演，我們陣容沒那麽強大，形式沒那麽富麗堂皇，但我們是真誠的、認真的，希望更多朋友參與進來，讓我們一起做一次真正屬於我們廣大民眾的“大地民謠”。

孫元：要真誠地反思真實的生活

孫元：70後，在陜西出生在開封長大，曾經是音樂教師，現在是位於北京平谷的同心公社營地的大管家。內向的孫元說話總是惜字如金。（攝影/廖璐璐）

問：你創作的第一首歌曲是什麽？靈感來自什麽？

答：2008年創作了第一首歌曲《來吧，姑娘》。當時在深圳，接觸到很多工友，尤其是男工。我們在日常接觸中聊到很多生活感受。談到交友成家的話題時，看到很多現象，發現問題，好像有一定普遍性，就寫了幾句歌詞吧。

問：你最喜歡你創作的那首歌曲？

答：寫的不多，都喜歡，哈哈。我一共寫了三、四首吧，自己也沒當回事。歌詞都記不住了。如果說理解變化，以前可能覺得旋律好聽最重要，現在更偏重內容吧，要真誠地反思真實的生活。

問：你在舞台表演的時候是什麽樣的感受？

答：貝斯手在舞台角落默默地做好鋪墊就好了，偶爾彈錯一個音大家也不容易註意到，很安全的感覺。哈哈。

問：你如何看待這次巡演？

答：巡演是個嘗試，應該很有意思。能接觸更多的人和事情，會有豐富的交流。比較擔心的是，我是司機，我沒有長途駕駛的經歷，哈哈。

問：對關註和參與大地民謠全國巡演的各地朋友們最想說的一句話

 答：期待與朋友們相聚。

段玉：期待可以把女工的心聲一路播撒

照片說明：段玉，80後，遼寧人，曾經是幼兒園教師，現在是九野樂隊主唱，也是一位媽媽，女兒三歲啦，叫“小葡萄” 。（攝影/楊佳）

問：你創作的第一首歌曲是什麽？當時的靈感來自什麽？

答：在2005年，創作了人生第一首的歌曲《小小的渴望》。2004年我離開家鄉，帶著神秘與向往來到北京。不停地換工作，我不知道我的目標是什麽，我也不知道為了什麽。2005年我來到了一所打工子女學校“同心實驗小學”支教。看到了那麽多跟隨父母出來打工的孩子，看到滿臉塵灰卻還依然笑得很開心的孩子，或單純或有心事，我萌發了創作的想法，我要寫一首孩子們的歌，把我工作的場景描寫下來，帶著我和孩子們的渴望一起唱出來。

問：你創作了多少首歌曲了？你對音樂的理解發生了什麽變化嗎？

答：一共創作有30首左右，有些錄制出來有些沒有。從最開始《小小的渴望》關註流動兒童，到《電梯姑娘》《我的名字叫金鳳》關註女工，從個人創作到做集體音樂工作坊，可以說每首歌都有一個故事。在蘇州的集體音樂工作坊中，我與女工們一起創作了《我是女孩》，講述了一個女孩從出生到成長的經歷，就是因為是女孩，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對待，因為是女工所以也受工廠的同工不同酬的對待，這都讓我們去思考為什麽和怎麽辦。

一個人的創作畢竟有限，我想讓更多的喜歡音樂的朋友們一起來嘗試創作歌曲，讓更多的人參與創作。我們可以集體討論，討論我們生活、我們的故事，再聚焦成歌曲，大家也可以去嘗試不同的音樂風格。在集體音樂工作坊中，我們還創作了《一樣的天空》和《不完美的媽媽》，大家討論做媽媽的感受，媽媽是被塑造出來的一個被要求“完美”的媽媽形象，我們要重新塑造，要做個不完美的媽媽。

問：你如何看待這次巡演？

答：十年前，作為新工人藝術團唯一的女性成員，我和他們走遍天南地北，參加了幾百場演出。十年之後，我們都經歷了成長與成熟，但初心不改。這次活動是我首次以女性民謠樂隊九野主唱的身份參加巡演。期待結識更多從事公益、生態、城鄉互助的朋友們，了解當地風土人情；期待與朋友們交流關於性別、兒童、工人的話題，學習社區工作的本土經驗；期待彼此分享大家的故事與感受，也許會一起激蕩出新的創作靈感

問：對關註參與大地民謠全國巡演的各地朋友們最想說的一句話

答：我們期待可以把女工的心聲、性別平等與兒童權利的理念一路播撒。

孫恒：音樂可以給處於困境的心靈以鼓舞

照片文字說明：孫恒，70後，開封人，曾經是音樂教師，北京工友之家創始人之一。人如其名，倔強並且持之以恒。（攝影/廖璐璐）

問：你創作的第一首歌曲是什麽？當時的靈感來自什麽？

答：我創作的第一首歌曲叫《想家的時候就想想我》，那是1992年，我上高二。那是一所普通的農村高中。因為要備戰高考，所以我們的學習壓力特別大，同學們離家很遠，都要住校，兩個月才能回家一次，經常會想家。那種想家的氣氛和情緒在我心裏也特別強烈，終於有一天晚上，就以歌曲的形式爆發出來了。那是有一次我放假回家，那時我們家在林場分有27畝地，有個大蘋果園。那是夏天，我跑到果園裏，看著月亮，冥思苦想。我有一個小電子琴，想一句寫一句，一個晚上沒有睡覺，終於寫出來了。回到學校，我當時是班長，就濫用職權，跟大家說：“今天早自習不上了，我要教大家一首歌。”現場唱的時候，好多同學就開始哭；隔壁班聽到了，又讓我去隔壁班教。後來，這首歌在學校傳唱，一周之內每天晚上都有同學在宿舍一邊唱一邊哭。2002年，我們在北京成立了“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”，我就用了這首歌的原曲，創作了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這首歌。

問：你最喜歡你創作的那首歌曲？

答：我最喜歡的是《我的吉他會唱歌》，這首歌是用我的母語 - 陜西方言 - 創作並演唱的。我的老家在河南開封，但是我從小在陜西安康出生長大，所以陜西話是我的母語。我也一直在尋找最適合自己的音樂表達形式，我用母語方言創作的時候感覺特別的自由，很多思想情感用普通話是無法充分表達的，我會繼續堅持用方言創作，但是也不排斥用其他方式創作。

問：你創作了多少首歌曲了？覺得你的創作經歷了哪些階段？

答：我沒有統計過，有一些是已經正式出版的，有一些還沒有正式出版，還有一些是未完成的“片段”。如果要劃分創作階段，我覺得可以分為三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是模仿階段：從1992年我上高二開始創作第一首歌曲開始，一直到1999年我遇到彪哥之前，這個階段主要是受流行音樂尤其是搖滾樂的影響，我對這期間的作品總是很不滿意，因為總覺得沒有找到自己真正的聲音；

第二階段是：從1999年遇到彪哥開始，一直到2002年成立文藝隊。1999年我做了一個人的活動：“民謠之旅”，我背著吉他去了全國各地。在一個建築工地上我遇到了彪哥，他給我講了他的一些心裏話，這些心裏話深深地觸動了我的心，於是我就把這些心裏話變成了歌曲《彪哥》。認識彪哥以後，我的創作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。之前我的創作只是關註自己，結果是越來越迷失自己。遇到彪哥之後，我的創作開始走出自己，去關心他人。在關心他人的過程中，反而逐漸地看到了自己；

第三個階段是：2002年我和王德志、許多等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一起發起成立了“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”（現在叫新工人藝術團），我們開始有意識自主的為工人群體創作文藝作品。現在我認為音樂不僅有娛樂性，也有社會性，音樂是很好的溝通表達方式，也是很好的教育方式，音樂可以喚醒人們的心靈，可以給處於困境人們的心靈與精神以鼓舞。

問：給你留下最深刻的觀眾？

答：有一年，中秋節的晚上，我們藝術團去一個建築工地義演，結束後我們去一個餐廳聚餐。最後只剩下我們藝術團成員和餐廳服務員，因為是中秋節，餐廳服務員也開始聚餐，都是遠離家鄉出來打工的年輕人，於是我們決定臨時加演一場。當我們唱起《想起那一年》，我看到大家的臉上開始流淚。到了夜裏十二點，有人投訴說我們聲音太大了，我們說結束吧，他們不願意，不讓我們走，拉著我們的手走到街頭馬路邊，我們繼續放聲歌唱、、、

問：你如何看待這次巡演？

答：我覺得這次巡演首先是我們藝術團多年的心願，我們一直希望有一天，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城市與鄉村、工廠與社區、田街地頭，為基層的勞動者歌唱，我們很期待這次巡演。

問：對關註和參與大地民謠全國巡演的各地朋友們最想說的一句話

答：十多年前，當我最迷茫無助的時候，我心裏想：這個世界一定會有一條道路是屬於自己的，一定會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裏，所以我要出去尋找。現在，大地民謠全國巡演是我們又一次新的文化長征，我們希望通過巡演活動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們。

許多：讓我們創造一個更好的現在

照片說明：許多，70後，浙江海寧人，曾經在建築工地和模具廠打工，也做過城市住宅小區的協管，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創始人之一。別看許多在台下說話磕磕絆絆，在台上的表演可是風流倜儻。（攝影/廖璐璐）

問：你創作的第一首歌曲是什麽？什麽時候創作的？當時的靈感來自什麽？

答：那是1999年，我在midi學校， 1999年元旦的時候搞聯歡文藝演出，我第一次寫了一首歌，叫《世紀末的孩子》，是對世紀末的思考吧 ，唱之前先說很多，最後才唱，當時還得到同學們一些好評。現在的midi音樂節就是從學校的聯歡演出演變來的。

問：你最喜歡你創作的哪首歌曲：覺得你的創作經歷了哪些階段？

答：我寫的歌我都喜歡。我最初創作和演出的時候還沈浸在自我的狀態中，後來發生了變化。創作內容上，從寫自己到寫周圍這些人的轉變是個漫長的過程；從表達自我到表達這個群體的轉變也是個痛苦的過程。《打工號子》是轉變過來後創作的第一首歌，2003年上半年創作的。那首歌的情感是想表達對收容遣送制度的憎恨，反應工人被壓迫的狀態，要發出我們的聲音，那種吶喊的感覺。

像我們這樣生活在城市邊緣的異鄉人，剛到北京的時候，總有種強烈的羞辱感。我們在郊區的村子裏租房住，最怕的就是聯防來查暫住證。有時候在屋裏睡覺，也得把門從外面反鎖上，制造屋裏沒人的假象。出去唱歌時，我們也生怕被罰款，更怕被收容。最開始，我是用一種藝術的審美來消解這種羞辱感的，用一種個人的、搖滾的憤怒來發泄，用一個所謂的藝術家中立的身份，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。而這只能讓我沈浸在一種自我的審美快感之中，時間長了，連憤怒都被稀釋掉了，只剩下傷感和迷茫。而當我們打破了“藝術家”的幻象，真實地回歸到一個勞動者、一個打工者的身份認同時，我們便找到了現實生活中一個鮮活的主體，確立了一個真實有力的立場。有了這個主體，確立了自己的立場，我們猶如找到了土壤的麥種一樣，紮根進結實的泥土中，麥芒鋒利地向上生長，我們對現實有了全新的認識。

問：對關註和參與大地民謠全國巡演的各地朋友們最想說的一句話

答：讓我們創造一個更好的現在

大地民謠全國巡演文化長征

將於11月3日淩晨5:00出發

大地民謠全國巡演（第一程）路線是：北京 - 洛陽 - 蘭考 - 民權 - 南陽 - 信陽 - 武漢 - 長沙 - 宜春 – 北京，往返1萬裏。

中國社科院卜衛老師概括了本次巡演的宗旨：“大地民謠不是為了遠方，也不是為了所謂田園，而是紮根大地，紮根工農。新工人群體來自農村，心系家鄉，是連接城鄉的橋梁，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，也將成為振興新鄉村的主要力量。振興鄉村不只是經濟振興，也是文化振興，因為有文化才有根。大地民謠是一次文化的萬裏長征。”（攝影/楊佳）